

冷宮

之绝色夜叉

「云外天都」著

即使塌天震地，
我也会用最坚实的胸膛护你在后，
神魔无阻。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冷宮

【云外天都◎著】

之绝色夜叉

神迹 下卷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宫之绝色夜叉/云外天都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80251-373-0

I. ①冷… II. ①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8085 号

Copyright©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冷宫之绝色夜叉 下卷 神迹

作 者 云外天都

责任编辑 雷燕青

文字编辑 陈珊珊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80251-373-0

定 价 49.80 元(上、下)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目录

下卷 神迹

第一章 深入/3

伪装,隐藏,不为远离,只在于接近。

第二章 隐秘/10

第三章 奇才/18

第四章 幻境/25

第五章 情关/32

伤人最深的,是情。暖人最深的,亦是情。

第六章 伤情/39

第七章 夫妻/47

第八章 乞巧/55

第九章 爱恨/64

心，还盛着原来的人。你，还是我放在心上的那个人吗？

第十章 不离/72

第十一章 下雪/81

第十二章 血引/89

第十三章 知情/97

不爱，不能爱，是无法假装的。

第十四章 脱走/104

第十五章 骇事/112

第十六章 妖魔/123

第十七章 成魔/131

善是性，魔亦是性，一念而已。

第十八章 沙路/140

第十九章 春情/148

第二十章 扮女/158

第二十一章 飞天/164

因爱成错，错不该，爱无错。

第二十二章 死城/170

第二十三章 传影/178

第二十四章 兄弟/185

第二十五章 真相/193

面具，只会把真实掩盖。

第二十六章 入谷/203

第二十七章 朱鸟/210

第二十八章 巨童/219

第二十九章 监视/226

佛掌难逃，坐定局中。

第三十章 倾诉/235

第三十一章 秘密/242

第三十二章 神魔/250

第三十三章 魔童/255

缘起缘灭，止戈为武。

第三十四章 息止/266

下卷 神迹

第一章 深入

梅如雪等待着要找她的人。

果然下午来了人，却不是德公公亲自过来的，只是说公公派人来接梅门主过去。梅如雪不疑有他，用灵力探了探那位小公公，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于是，坐上车摇摇晃晃向宫内走去。

进了宫门，那小太监扬了扬手中的牌子，禁卫军问都没问就放了这辆车过去，梅如雪心想，这老太监的权力真是越来越大了，便坐在车内闭目养神。只觉得车子一停，梅如雪忙问：“到了吗？”

小太监回道：“门主，到了，您下车吧！”

梅如雪走下车来，一望周围环境，心中天崩地裂：这是哪？这不是玉妃住的地方吗？我怎么会到了这里，难道我又被耍了？梅如雪想起自己在玉妃那儿所受的惨痛教训，两条腿开始悄悄往后退，却听到那小太监说道：“门主，我们娘娘请你过去！”

原来是自己先入为主的认为是德公公来请自己，探了这小太监的头脑也没发现任何不妥，只是因为他脑中就是自己的公公叫他来接的。梅如雪隐约地感觉到脸上的肌肉比隆冬的腊肉还要僵冻，笑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脸：“这位小公公，这后宫内不是不准其他男人进入吗？”

看到这门主那脓包样，小太监不屑地撇了撇嘴：“我们娘娘是什么人，谁能管得到她？有了这个金牌，我们一直走进来不是一个查探的都没有吗？这宫里有谁能惹得了我们娘娘？再说啦，不冒点风险，你那夜明珠白拿啦？”

梅如雪听到这小太监用不屑的语气讲了几个“再说啦”之后，终于放下心来。这不是一个陷阱，玉妃应该是有事求于自己。还好，这玉妃不会镜心通术，只要太后不来就行了。又摸了摸脸上的人皮面具，可千万别掉下来啊。

梅如雪在小太监的带领下，举步悠然地向玉妃的宫殿走去，手心却抓得紧紧的，以免泄露了自己紧张的心情。看着越走越近的宫殿，她心中不由得一笑，忽然觉得自己很没用，这有什么好怕的，只不过是她在她手上吃

了一个败仗而已，难道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吗？亏得自己还是夜叉族巫女呢。这样想着，心不由得一松，步子也悠然起来，向那巍然的宫殿行去。

两边花影如疏，暗香浮动，却看不到以前宫内那些老面孔，经过那一场大变，想是这些人早已被玉妃不知送到哪里了。

玉妃斜斜地倚在贵妃榻上，听到通报，懒洋洋地道了一声：“请进。”心中却暗叹，自己到了要请江湖术士为自己解难的时候了，不知道他或者她闻知这个消息是什么样的表情呢？他恐怕是一脸不屑的吧；而她，自己最亲的亲人，可能现在心中只有她的权力吧！

看着眼前低着头走进来的这个人，心中不由得一阵冷笑，这个人可是京城传遍智比天高的人物啊，想不到却是这么一个平凡的面孔，一副卑微的模样，他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吗？能看穿人的心灵？玉妃懒懒地道：“今天请先生来，是有些不解的问题想请教先生，不知道先生能否解惑？”

眼角望到她的百褶裙，优美懒散地垂在她的脚边，梅如雪心中一叹，玉妃可能过得不太好吧，她的妆容虽然精致，如玉般的脸颊却透出了一丝倦意，就算她如今有统领六宫的权势，但在皇上心中她的位置又在哪里呢？但面上，她还是恭声答道：“听凭娘娘吩咐。”

玉妃手摸着镶着金边的茶几上放着的珐琅制茶盘边缘，茶几边上，种植着一株名叫子母莲的兰花，散发着幽幽的香气。她看到梅如雪眼角扫着那株兰花，不由得笑道：“门主也喜欢兰花吗？”

梅如雪知道这株兰花是太后当年在玉妃怀孕之时赏给玉妃的，当时自己与皇上也在场，听说这兰花散发的香气能安神定气，放在屋中对孕妇是再好不过了。她装作不知情地道：“娘娘见笑了，草民见此兰花形状奇特，竟似妇人手抱孩儿一般，草民竟从来都没见过，因而多望了两眼，望娘娘恕罪。”

玉妃站起身来，旁边的宫人忙走过去扶着她，她将如玉般的手放在宫人的手背上，走到茶几边，望着这株如风中少妇一般的兰花，笑了笑：“久闻先生见识非凡，果然不错。这株兰花可以算得上是我这屋里最称我心的东西了，它散发的香气清幽淡雅，还有宁神静气之效，更何况，这株兰花是太后娘娘送给本宫的呢。”说到这里，梅如雪敏锐地看到玉妃的眼中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怔忡。

玉妃想起了自己怀孕初时，太后对自己的关怀，皇上对自己的宠爱，虽然那时，他可能投向那人的目光多一些，但对自己还是关爱有加的，谁曾想如今，太后对自己不闻不问，而他几个月都不来自己宫中一次。

梅如雪望着站在自己身前、高高在上的玉妃，她还是那样美，那样高贵大方，举止之中带着种母仪天下的气势，以前那种温柔如水的气质消退了不少，增添了让人望而生畏的阴沉与干练。

玉妃手抚着那兰花的叶子，仿佛那叶子是孩儿的手臂一般，轻轻地笑道：“听说门主拥有一项特殊的武功，能从武者的气息中听出他的功夫门派，甚至连对方当天做过一些什么都可大致听得出来？”

梅如雪低头笑笑说：“都是江湖朋友捧场，以谬传谬，夸大其事，在下只不过久在江湖，对江湖中各个武林门派略有考究。前段时间在下双目失明，耳力略比一般人好些，所以能从正在比武的两人听出他们的武功招式与胜负来罢了。”心想，开玩笑，让你知道我使用灵力打听别人的隐私，那你还不将我梅如雪联系起来？我绝对相信你肯定会宁可杀错一千，不肯放过一个的。

玉妃听到他所言，略带失望地叹了口气：“我就说呢，这世上怎么会有那种人，甚至能听出对方的思想，这样的人，不是和那人差不多吗？”玉妃娘娘的脸上带了明显的倦意，仿佛不愿再开口。但忽然之间，她却又打起精神，对梅如雪说道：“门主，既然如此，你还是留下来帮本宫一个忙吧，事成之后，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的。”口气中带着不抱希望的漠然，显然将梅如雪这个名声在外的门主视为了江湖骗子。

梅如雪心中暗笑，口中恭敬：“谨遵娘娘懿旨。”末了，还用那种明眼人一看就明的色魂授与的目光望了玉妃几眼，望得玉妃心中更加烦恼，鄙夷顿生，这样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名声？

梅如雪肚中笑翻了天，躬身退下，来到殿外几十米的地方，就听到殿内传出了几不可闻的摔坏杯子的声音，夹杂着玉妃怒不可抑的喝斥：“你看你，给我找的是什么人……”

带路的太监把梅如雪丢在一个久无人居的厢房里面，面带蔑意地道：“先生在这里等着吧，过会儿自然有人会带你过去的。”看来主子的情绪极快地被这些下面的人捕捉到了，狗眼看人低的奴才把跟红顶白的传统彻底地实行了。

门在外面被关上，梅如雪还听到了锁门的声音，看来，今天的晚餐是没有着落了，连吃饭的嘴都不知以后还能不能张开。叹了口气，望着布满灰尘的桌台凳椅，找着一块可以让自己稍稍能坐下的地方。回想着玉妃的种种，她身上还是戴着那块红泪，也是被这个异世大陆称为辟犀的玉石，自己根本就不能探到她心中所想，但不用灵力探，也可以从玉妃的表现看出。她如今虽然是富贵无比，统领后宫，但是，她过得并不好，眼中增加了几分冷厉，梅如雪不由得想，这玉妃是越来越像太后了。

她虽是罗刹族人，但她却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罗刹族，梅如雪不由得心想，对罗刹族，她能有几分亲情呢？又或者，她对太后到底有几分亲情呢？太后一生都活在仇恨之中，这几百年来积累下来的仇恨，让太后不但没让自己这个女儿享受过母爱，还从小把她当成复仇的工具来训练，玉妃也是很可怜的一个人！

梅如雪想到这里，忽然暗骂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心软的想法？像玉妃这个妖妇，当然是要将之八块大卸，斩成千万段的啦！这个死妖妇，不但骗了我，还把我打入了护城河中，游了几天几夜的水才上岸……梅如雪又把玉妃骂了个千万遍。就算是半神人，可我也是个女人，女人就是小心眼，就是睚眦必报，怎么样？什么慈悲为怀、宽恕仁和，那是伪君子的表面功夫，我可没这样的好心。梅如雪坚定了自己对玉妃的仇恨，心中不再左右摇摆，一下子觉得神清气爽，连这布满灰尘的小屋看起来也如仙宫一样。

忽然，腹中传来一声轰鸣，肚子饿了，梅如雪又把那玉妃骂了个上千遍，说是要找自己来办事，却又将自己关在一边，连茶水都不舍得送一点，难怪皇上瞧都不瞧你一眼。

梅如雪看见一只肥大的老鼠一晃而过，心馋地想，宫廷硕鼠，偷吃了不少宫廷珍品，必定鲜美，如果将之剥皮，烧烤，再放上点盐，放上点油，烤得吱吱响，一口咬下去，不知会不会满口留香？想虽如此想，梅如雪可没打算动手实行，以为这里是荒野吗？还烧烤，如果燃起烟来，首先被烤到的可能就是自己，到时就有黑烧人肉吃了。经过如此种种的一番想象，梅如雪的肚子却是更饿了。

她站起身来，拉了拉那扇被关着的门，纹丝不动。她正思考着要不要用暗力将那把锁弄坏，但如此一来，自己就是落荒而逃了，那么，追究起听

微门，可就要关门大吉了，一大家子只能流落江湖，虽不至于沿街乞讨，但锦衣玉食就没有了。梅如雪思虑再三，还是没有付诸行动。她看着屋顶，心想，不如从上面揭瓦钻出去？但还没天黑呢！根据自己对这里环境的分析，应该有不少的巡逻侍卫啊，再说这间房子面朝西方，正对大门，如果自己真的揭瓦出去，会不会被侍卫一览无遗，捉个现行？

就在梅如雪想了十来种脱身的方法都不得实行，实在是忍无可忍，准备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御膳房偷点东西吃了的时候，房门终于传来了开锁的声音。她听到那声音，简直觉得这声音好听过仙乐千万倍啊！她不禁面带笑容、充满希望地望着这扇被打开的门。

小太监打开房门，本以为会看到一个神态萎靡、饿得半死的可怜男人，想不到面前这人竟面带着笑容，眼睛发亮地望着自己，那笑容之间，竟带有一丝高贵清华的神色，一时间不由得暗想：娘娘既然请了这位先生来，说不定会有些本事的吧，我还是不要太过得罪于他，要不然，他一朝咸鱼跃上龙门，我可就有苦头吃了！

心想着，竟面带笑容，对梅如雪道：“门主饿了吧，我带了点东西给您，您就将就着吃点吧。”说着，从背后拿出一个纸包递给梅如雪，闻起来就知道里面包了一只鲜美的烤鸡。

梅如雪对这个原来面如磐石的小太监一眨眼就变得和蔼可亲，并没有多加留意，因为她的目光早就被那纸包着的烤鸡吸引住了，大喜接过，撕开纸包，拿起烤鸡就吃将起来。

原来高贵的神色消失得无影无踪，小太监不由得在心中为自己好不容易从御膳房拿得的这只烤鸡心痛了半天，心想，我怎么就产生了他会咸鱼跃龙门的想法呢？看他那个样，不就是街上一乞丐？

梅如雪三啖两口地吃完烤鸡，对小太监不屑的眼光视若不见，擦了擦嘴边的油迹，恭敬地问道：“这位公公，娘娘到底对在下有啥吩咐？”

看到他卑躬屈膝的模样，这小太监更加不屑，意兴阑珊地道：“您等着吧，一会儿传令的公公就来了。”说罢，拂尘一甩，一摇三摆地走了。

梅如雪分明听到了他心中的叹息：可惜了咱家那只烤鸡啊！她暗自一笑，不是这样，又怎么能让你不加防备地把房门打开，不再上锁？这下可好了，不用闷在屋子里啦！不过，她也不敢走远，万一公公来了，见不到人，翻天覆地地找了起来，找到了，恐怕也只有毒酒一杯了。毕竟，在宫里

藏个男人，就凭着这条，玉妃娘娘就有一阵好烦了。

这间屋子实在是偏僻得很，和主殿还隔着三进院呢。梅如雪站在外面半天，连宫女太监都没有看到一个。这里与别的地方一样，庭院中也有一个小小的花园，只不过杂草丛生，名花珍草野生粗长，全没了以前那种精致与富贵，假山边上是一个小小的古井，用一块很大的石条压住，上面布满了青苔，看来不知道废弃了多少年了！

梅如雪坐在石条之上，看着太阳一点一点从红墙碧瓦中隐没，吃饱之后，心情不由得舒畅了很多。

忽然有人叫道：“门主，门主？”却又不敢大声。

梅如雪一听声音，知是公公寻了过来，忙应到：“我在这里。”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起，一个公公气急败坏地走进花园，看到她坐的地方，脸色忽然有一丝苦怪，似惊恐，又似畏惧：“门主，你怎么坐到了这里，快跟我走吧！”

梅如雪从他杂乱的思想中用灵力查到，凝花园，凝花井，这几个字。原来，这就是那葬了无数个冤死女子的凝花井，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转念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的不起眼，又怎么会被人当成杀人的修罗场？所有的暗杀毕竟是见不得光的啊！

梅如雪被逼换上了一身太监衣服，玉妃却没有再接见自己，可能对自己已经失望了吧。

由公公带着，梅如雪走向昔日自己熟悉无比的地方。

巍峨的宫殿，宏伟的门庭，沉稳而幽深，她想不到自己还会踏上这个地方——寿景宫，太后的住处。树影婆娑，一切都仿若是原状未变一样，可谁知道这繁花似锦之下，又埋藏了多少无辜女子的血泪，只怕这地下的青石条、刻凤砖都含着她们的灵魂吧！

公公七弯八拐地将梅如雪带到一个小小的房间，轻声嘱咐她：“一阵间，有人会在隔壁的房间聊天，你仔细地听，看看其中那个男人到底是个什么人，是江湖哪个门派的人。小心一点，如果你被人捉住，没有人会保护你的，你的空口白牙，也没有人会相信。”

梅如雪知道，自己已经彻底成了一颗弃子，做不好的话，被玉妃杀人灭口；被发现的话，被太后杀了以儆效尤，横竖都是一死。

门又被反锁了，她在屋中静静地等待这夜晚的到来。

夜幕降临，小屋里又没点蜡烛，梅如雪觉得自己对面的台椅轮廓都模糊了起来，她想要睡觉了。正迷迷糊糊间，忽然听到隔壁有脚步声响起，一个轻盈中带着高贵，如凤翔于空，她知道，这是太后的脚步声；另一个却几不可闻，触地如鹅毛触雪，踏雪无痕。梅如雪忽皱起眉头，就连宁少雄，太后身边的第一高手，恐怕都不会有如此高的功力吧！

这人，到底是谁？

重要的是，如果被他们知道我就躲在他们的隔壁偷听，会不会死得很惨？在太后跟前吃过手下败仗的梅如雪心中还是有几分害怕的，更何况，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高手帮她。她放缓自己的呼吸，将气息调到几不可闻，凝神侧耳听去。

第二章 隐秘

太后缓缓地坐了下来，看着眼前这个面若冰霜，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人，心中暗恨，为什么当初会找他来合作？自己有宁少雄，不就足够了吗？虽然他的武功、能力比宁少雄高了很多，但她知道，自己在他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能带给他金钱的金矿，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太后，这让她的自尊蒙尘。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自己有了罗刹的记忆，有了常人所没有的灵力，还是不敢在他面前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这是为什么？而且，这个人仿佛掌握了很多自己很想知道、却不知道的秘密。太后忽然突发奇想，如果自己带他到地底宫殿，再行一次缚神大法，是不是能探听到他的秘密呢？想到在梅如雪那贱人身上的失败，太后忽然之间没有了兴致。

她优雅地摸了摸脸颊垂下来的一缕长发，道：“事情办得怎么样？”

那人轻轻一笑，笑声中带着一些张狂：“太后娘娘，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保证如您所愿。皇上，如今不是在您手中牢牢攥着？”

太后笑了笑，那是一种心满意足的笑声：“他虽然是我的儿子，我还是希望他平平安安的，这次你办得真不错，不知不觉就除了那老头子，让他不会再在皇上跟前乱嚼舌根。”

那人道：“这老头的武功可真高啊，我用了上百招，才一举将他击毙。不过，您就不担心如果皇上追查下来怎么办？他可是跟了皇上十几年的老人啊！”

梅如雪不由得心中一阵慌乱，难道他们讲的是德公公？！只有德公公是跟在皇上身边十几年啊！她不抱希望地暗自合十：可千万别是德公公，如果他都死了，皇上身边可没有什么人了。

可是希望还是破灭了，太后满意地道：“张德禄这个奴才，竟然连皇上都敢查，还叫江湖上一个小门小派去查，胆子真是大！下一步，我要你斩草除根，灭了那个什么听微门！”

那声音犹豫了一下：“太后，这我看就不必了吧。灭一个听微门可不是件小事，那里最少也有几百人，牵连甚广，况且，以他们的功力会查出什么来？只不过是一群骗吃骗喝的江湖人而已，对太后你，造不成什么影响的！”